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二十六回 蓮花庵色鬼又殺人

劉大人說：「王明。」「有，小的伺候大人。」劉大人說：「俯耳過來。」「是。」王明答應，將耳朵俯在劉大人的嘴邊。

劉大人低言悄語，說：「王明，你暫且將這女僧帶將下去，趕三更天，將他帶到城隍廟的大殿之上，鎖在他供桌腿子之上，你就在一旁看守。但有錯誤，把狗腿打折！」「是。」王明答應，翻身下行，帶定女僧出衙而去，不必再表。

且說劉大人座上吩咐：「將王二樓打放；將李三臍子打了十板，一月的枷號；把開紙馬鋪的張立暫且寄監。」劉大人堂事吩咐點鼓退堂。下面鼓響一陣，劉大人退進屏風，眾役散去不表。再說劉大人來到內書房坐下，張祿獻茶，茶罷擱盞，隨即擺飯。劉大人用完，張祿撤去傢伙，不多一時，太陽西墜，秉上燈燭。劉大人叫：「張祿兒。」「有。」小廝答應。大人說：「傳書辦和英、承差陳大勇，叫他們二人速來，說本府立等問話。」「是。」張祿翻身而去。不多一時，將二人傳來，帶至內書房，打了個千兒，都一旁站立。劉大人一見，說：「你二人起更天，到城隍廟中，暗自將大殿上的泥胎挪出廟外，你二人就在後殿等候。本府今夜，必須如此這般，這般如此，方能事妥。休叫外人知道。」「是。」二人齊聲答應，往外而去，城隍廟辦事去不表。

也不提劉大人書房閒坐，再說承差王明，帶定女僧出了衙門，到了個飯鋪中吃了點子飯，王明的本心，要請武姑子吃頓飯，奈因武姑子至死不吃，王明無奈，自己吃了，會錢，帶定蓮花庵的女僧，逕奔城隍廟而來。

王明走著開言道，說「武師父留神你是聽：依我瞧你這件事，明明放著是屈情。又無據來又無證，羅鍋子，混打胡攪瞎逞能！方才我瞧你將刑受，我的心中替你疼。」

武姑子聞聽王明說，又羞又臊面通紅，低頭不語長歎氣，暗自後悔在心中。無奈何，跟定承差朝前走，逕奔城隍廟中。王明走著打主意，今日該我大運通：我瞧這尼姑容貌美，歲數不大又年輕，今我看守武姑子，羅鍋子他必瞧我好，瞧我素日露著老成。這王明，思想之間抬頭看，古廟城隍眼下存。廟中並無僧和道，缺少住持廟內空。王明瞧罷走進去，帶定蓮花庵內僧。眼看太陽朝西墜，登時落了小桃紅。二人就在山門坐，單等半夜才進廟中。按下他們二人，再把劉爺明一明。

且說劉大人等到定更之後，帶領張祿暗自出了後門，悄悄地逕奔城隍廟而走。轉彎抹角，不多一時，來至城隍廟的後門。

張祿上前擊戶，裡面的書辦和英、承差陳大勇二人聞聽不敢怠慢，就知是大人前來，連忙來至後門，將大人接進廟內。劉大人一見，開言就問，說：「事情妥了嗎？」二人答應說：「俱已辦妥。」劉大人聞聽，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咱們一同前去。」「是。」二人答應，後面相跟，不多一時，來至城隍大殿。劉大人吩咐張祿回衙，小廝答應，出殿而去不表。

再說劉大人並不怠慢，隨便上了供桌，坐在神位之上，叫書辦和英站在東邊，承差陳大勇站在西邊：老大人裝城隍，書辦裝判官，承差裝小鬼。諸事已畢，不用再表。

且說承差王明和蓮花庵的武姑子，山門上坐夠多時，瞧了瞧天有二更光景，王明說：「咱們也該往裡升一升咧。」說罷，帶定女僧，又往裡走。登時之間，來到大殿，偏偏又遇見月黑天，一抹漆黑。王明無奈，一同武姑子進大殿，果然他將鎖鎖在供桌腿上，他就坐在一邊，掏出火鏢打了火，裝了袋煙，一邊吃煙一邊說話，說：「武師父，你不吃煙麼？」武姑子說：「小尼不會吃煙。」王明聞聽武姑子嬌滴滴的這個聲兒，樂了個事不有餘，心癢難撓，說：「武師父，我可轄不住了，可成了個癩分了。俗語說得好：『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』也是咱們倆前世裡有緣，再想不到這樂這麼一夜。」武姑子聞聽王明之言，說：「誤遭冤枉，樂從何來？」王明說：「武師父，很不必發愁，這件事依我瞧，你本是屈情，偏偏的遇見我們家胡涂蟲劉羅鍋子，混衝他有才，沒有的事情，他就叫人家招承。這麼著，武師父，把這一件事情擱開，眼下我有點小事，你要依了我，我就有個很好的主意，管叫你不吃苦。」

王明帶笑來講話：「武師父留神你是聽：今夜依我這件事，你的官司交與咱，王明一樂將你放，劉羅鍋子不依我去纏。」這王明，說著話兒朝前湊，苦扒苦拽要鬧袋煙。

黑影之中一伸手，拉住姑子那衣襟。劉大人，上面聞聽王明話，腹內說：「這廝可惡要硬強姦！何不將他嚇一嚇，管叫他吃不成這女僧煙。」大人想罷不怠慢，從桌案上踉腳響震天。武姑子聞聽嚇一跳，王明在下面把眼都嚇藍。

戰戰兢兢來講話：說「方才那是響震天？」武姑子聞聽說不知道。王明說：「真正奇怪特也罕然！」雖然害怕色不退，慾火攻心似箭鑽。乍著膽子又動手，把武姑子拉住不放寬，扳著脖子就要個嘴，他把那「乾娘」連連叫幾番。

劉大人，上面聞聽心好惱，「當」一腳把個花瓶踹在地平川。王明怪叫說「不好！莫非是，城隍爺見怪不容寬？」王明正然瞎猜鬼，上面劉公開了言，吩咐鬼判休怠慢：「快把那，陽間差人拿下莫遲挨！准叫他，胡言亂語在佛殿，佛門弟子要強姦！吾神既把城隍做，像這等，奸頑之輩怎容寬！拉將下去著實打，二十五板警愚頑。」書辦承差不怠慢，「嘔」的一聲齊上前。二人把王明來拉住，嚇得他渾身打戰把話言。

王明跪在地下，死也不動，說：「城隍爺饒過小的這一次，下次總不敢抄煙吃咧！連鼻煙都忌咧！」說罷，只是叩頭。劉大人上面吩咐：「把這廝拉將下去！」只聽下面答應一聲，不容分說，把王明拉出殿外，按在月台之上。那的板子呢？陳大勇進了大殿，找了個門門，有茶盤般粗，拿出殿外，來至王明的跟前站住，兩手掄圓，往下就打，書辦和英在一旁數數兒。這二十五門門，把王明的陳尿都打出來咧！打完放起，跪在月台之上。陳大勇進殿回話，劉大人說：「將他抬出廟外！」陳大勇答應一聲，翻身出殿，一同書辦和英扯著腿子，把王明拉下了月台，一直拉到山門口，這才放在地下，二人這才進廟而去。

且說王明挨了二十五門門，又搭著這一拉，實在的扎掙不起，他就躺在山門口咧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書辦和英、承差大勇陳爺，把王明放在山門口，二人翻身來至大殿兩旁侍立。劉大人上面開言說：「蓮花庵的女僧聽真：今有那屈死的女鬼將你告下。她說你的庵中因奸不允，將她殺害，她的冤魂不散，告到吾神，正要遣鬼捉拿於你，不料自投羅網。吾神台前，從實招來！但有虛言，管叫你形銷骨化！兩邊的鬼判：看油鍋鋼叉伺候！」和英、陳大勇一齊答應。

武姑子聞聽，嚇了個渾身打戰，體似篩糠。

這女僧聞聽前後話，不由著忙吃一驚，暗自後悔當初錯，絕不該，害了妹妹命殘生！陽間官府還好挺，咬定牙根不招承。誰知道，冤魂不散幽冥去，城隍台前把我鳴。

有心不把實情訴，眼前就要下油烹。罷罷罷，倒不如全都招認，省得那，滾油鍋內喪殘生。女僧想罷主意定，「城隍爺」連連叫二聲：「小尼原本行得錯，廟內殺人是真情。

小尼的妹妹叫素姐，住在蓮花古廟中。我妹夫姓張叫長保，鎮江貿易未回程。小尼是，奶地出家將廟入，一心秉正苦修行。有一個張立開紙鋪，住在北街三官廟東。瞧見小尼容貌美，他就設下計牢籠：廟中許願常來往，那一天，把小尼請到他家中。酒泡的江米將人賺，小尼不知吃在腹中，登時醉倒難扎掙，張立囚徒不肯容，硬行強姦真可惱，可歎我，小尼昏迷在夢中。及至酒醒明白了，城隍爺，生米也已把飯成。小尼萬分無其奈，才做了通姦這事情。那天剛有一更鼓，張立去到小尼廟中，見我妹妹容貌好，硬去求奸要偷情。我妹妹一見不肯允，一心要告狀進衙門。張立觀瞧心好惱，拔出了，解手尖刀不肯容，哽嚥咽喉只一下，我妹妹一命赴幽冥。小尼一見把魂嚇冒，說『這件事情怎樣行？』張立聞聽小尼話，說『你不必擔怕驚。屍首埋在後院內，神鬼不知這事情。』他把那，人頭割下拿了去，他說是，有他個仇人叫趙洪。」